U
101
Y8
1639
v. 36

LIBRARY
MAY 7 1969
UNIVERSITY OF TORONTO

明　婺源　余懋衡　輯
　　袁州　張自烈　定

崔延伯守下蔡

魏遣將軍崔亮攻硤石、山名蕭寶寅蘭陵人齊明帝第六子寶卷之母弟決淮堰、亮攻硤石未下、與李崇約水陸並進、崇屢違期不至、胡太后以諸將不一、乃以尚書李平爲行臺節度諸軍、平至硤石、督李崇崔亮等刻日進攻、無敢乖互、戰屢有功、梁主使將軍昌義之救浮山、在招信軍招信

縣西七十里未至康絢已擊魏兵卻之、使義之救硤石、崔亮遣將軍崔延伯守下蔡、漢之縣名屬沛郡延伯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輞車牙也在輪之外牙亦曰輮輻輪轑也輻三十輳于轂中考工記輪輻三十以象日月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鹿盧出沒隨意不可燒斫既斷趙祖悅走路祖悅梁將軍先是襲魏西硤石據之以逼壽陽又令戰艦不通義之不得進李平部分水陸攻硤石克外城祖悅出降斬之

或曰延伯猝辦守具出人意外法至今可行

袁翻議邊任

魏詔議邊鎮選舉法任城王澄以比邊鎮將選舉彌
輕恐賊虜闚邊山陵危迫奏請重鎮將之選修警備
之嚴詔公卿議之廷尉少卿袁翻議曰比緣邊州郡
謀
官不擇人唯論資級或值貪污之人廣開戍邏多置
近日督撫諸臣皆然
帥領或用其左右姻親或受人貨財請屬皆無防寇
之心唯有聚斂之意勇力之兵驅令抄掠奪為巳富
羸弱老小微解工作苦役百端伐木耘草販貿往還
窮其力薄其衣用其功節其食緜冬歷夏加之疾苦

死於溝瀆者什常七八是以鄰敵伺間擾我疆塲皆
由邊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謂今後邊鎮郡縣府佐統
本朝保任法亦如此
軍至于戍主皆令王公已下各舉所知必選其才不
正光末北邊盜起如澄所慮
拘階級稱職敗官所舉之人隨事賞罰太后不能用

芑山氏曰袁翻議甚正所舉之人既隨事賞罰王
公已下宜各舉所知宜有稱職無敗官然愚觀近
代行保任坐舉主其間又有不稱職而仍尸位雖
敗官而得免罪者上下相蒙淪胥以敗盜賊羣起
疆塲多故豈盡氣運使然與

王澄等議省僧寺

魏胡太后作永寧寺於宮側、又作石窟寺於伊闕口、皆極土木之美、爲九層浮圖、高九十丈、刹高十丈、刹初轄反梵言刹中華言竿即幡柱也塔廟之盛、未之有也、李崇上表曰、高祖遷都。垂三十年。明堂未脩。大學荒廢。城闕府寺。頗亦頹壞。非所以追隆堂構儀型萬國者也。宜罷尚方雕靡之作。省永寧土木之功。分石窟鐫琢之勞。因農之隙。修此數條。使國容嚴顯。禮化興行。不亦休哉。太后不能用、任城王澄奏曰。昔高祖遷都城內置寺。

僧尼各一而已正始三年沙門惠深始違前禁自是都城之中寺踰五百往者代北有法秀之謀魏孝文大和五年沙門法秀作亂冀州有大乘之變延昌四年沙門法慶以妖幻惑衆自稱大乘元遥討平之則知大和之制非徒使緇素殊途蓋亦以防微杜漸況此僧徒戀著城邑正以誘於和欲不能自巳切中沙門積弊此乃釋氏之糟糠國典所共棄也臣謂城內寺宜悉徙於郭外僧不滿五十者併小從大外州準此詔從之然卒不能行時民多絕戶爲沙門李瑒上言不孝之人無過於絕祀豈得背禮肆情棄家絕養鈇當世

之禮而求將來之益孔子云未知生焉知死安有棄堂堂之政而從鬼教乎且今南服未寧民多避役若復聽之恐比屋皆爲沙門矣（切論）都統僧暹等（僧妖）以瑒謗佛泣訴於太后太后責之瑒曰天曰神地曰祇人曰鬼傳曰明則有禮樂幽則有鬼神然則明者爲堂堂幽者爲鬼教佛本出於人名之爲鬼（清辯）愚謂非謗太后不得已於暹等罰瑒金一兩（與律反）

芑山氏曰澄瑒皆不佞佛而其間獨舉法秀法慶作亂之尤甚者以明沙門不可增鬼教不可不黜

防微杜漸有裨治理惜胡太后不能用其言。

劉景安等議銓選

魏以崔亮爲吏部尚書立停年格（弊政）時官員既少應選者多吏部尚書李韶銓注不行大致怨嗟乃更以崔亮爲尚書亮爲格制不問士之賢愚專以停解日月爲斷沈滯者稱其能亮甥劉景安與亮書曰殷周以鄉塾貢士兩漢繇州縣薦才魏晉因循又置中正（三國魏以吏部不能審覈天下士故令郡國及州各置中正〇今之制科〇亦然）雖未盡美什收六七而朝廷貢才止求其文不取其理察孝廉唯論章句不及治道立中正不考才行空辨氏姓取士不博沙汰

未精勇當銓衡宜須改弦易調如何反為停年格以限之天下士子誰復修厲名行哉洛陽令薛琡（代人彪子）上書曰黎元之命繫於長吏若選曹惟取年勞不（今銓部掣籤之弊與此等）簡賢否執簿呼名一吏足矣數人而用何謂銓衡書奏不報後復奏乞令王公貴臣薦賢以補郡縣詔公卿議之事亦寢其後甄琛等繼亮為尚書利其便已踵而行之魏之選舉失人自亮始也（亮罪不可逭）

芑山氏曰不問賢愚何以秉銓魏之選舉所以大失人才後世資格用人類此

袁翻議處分阿那婆羅

高車伊匐擊柔然可汗婆羅門、大破之、婆羅門帥十部落詣涼州請降於魏、柔然餘衆相帥迎阿那瓌、阿那瓌乞兵送還、詔中書門下博議、涼州刺史袁翻曰、

自國家都洛以來。蠕蠕高車迭相吞噬。始則蠕蠕授首。既而高車被擒。今高車自奮於衰微之中。克雪讐恥。誠由種類繁多。終不能相滅。自二虜交鬭。邊境無塵。數十年。此中國之利也。今蠕蠕兩主。相繼歸誠。戎狄禽獸。終無固節。然存亡繼絕。帝王本務。若棄而不

受則歸我大德若納而撫養則損我資儲或全徙內地則非直其情不願亦恐終有劉石之患晉惠帝時劉元海據離石稱漢劉曜改號趙晉元帝時石勒據襄國號後趙且蠕蠕尚存則高車猶有內顧之勢豈易可知今蠕蠕雖亂部落猶衆處處碁布以望舊主高車雖彊未能盡服也恩謂蠕蠕二主並宜存之居阿那瓌於東處婆羅門於西分其民各有攸屬阿那瓌所居非所經見不敢臆度婆羅門請修西海故城以處之西海在酒泉之北去高車所居金山千餘里實北虜往來之衝要二地沃衍大宜

耕稼宜遣一良將配以兵仗監護婆羅門因令屯田以省轉輸之勞其北則臨大磧野獸所聚使蠕蠕射獵彼此相資足以自固外以輔蠕蠕之微弱內亦防高車之畔渙此安邊保塞之長計也若婆羅門能收離聚散復興其國者漸令北轉徙度流沙則是我之外藩高車勍敵西北之虞可以無憲如其奸回反覆不過爲逋逃之寇於我何損哉朝議是之乃置阿那瓌於吐若奚泉婆羅門於故西海郡

○省○却○多○少浮議

或曰處分阿那瓌婆羅門得體朝議是之蘇綽論

列詳切。利害判然。不容異同耳。

卓菴氏曰。翻此議非獨可處阿那瓌波羅門而已。苟推行之。雖使中國永無夷患可也。

辛雄議賞罰

魏孝昌元年、方有事西北、二荆（謂荆州及東荆州也）西郢羣蠻皆反、寇掠襄城、屯據險要、道路不通、引梁將曹義宗等圍魏荆州、魏更以臨淮王彧討魯陽蠻、辛雄爲行臺左丞、趣葉城、別遣裴衍王羆自武關出救荆州、衍等未至、或軍已屯汝上、州郡被蠻寇者、爭來請救、或以處分道別、不欲應之、辛雄曰。王秉麾（即彧也麾大將之旗所以指麾也）閫外。見可而進。何論別道。或恐後有得失之責、邀雄符下、雄遂符或令速赴擊羣蠻、聞之果散、雄上

疏曰凡人所以臨陳忘身觸白刃而不憚者一求榮名二貪重賞三畏刑罰四避禍難非此數者雖聖主不能使其臣慈父不能厲其子矣明主深知其情故賞必行罰必信使親疎貴賤勇怯賢愚聞鐘鼓之聲見旌旗之列莫不奮激競赴敵場豈厭久生而樂速死哉利害懸於前欲罷不能耳自秦隴逆節釁左亂常已歷數年扞禦之師敗多勝少跡其所由皆不明賞罰故也陛下雖降明詔賞不移時然將士之勳歷

衰世御將之弊如出一轍

稔不決亡軍之卒晏然在家是故節士無所勸慕庸

人無所畏懾（與律反）進而擊賊死交而賞賒退而逃散身全而無罪此其所以望敵奔沮而莫肯盡力者也陛下誠能號令必信賞罰必行則軍威必張盜賊必息矣

（肅主）疏奏不省曹義宗等取魏順陽馬圈、

惟適氏曰不明賞罰故將士不爲國用甚有留賊爲富貴資者賊安得滅天下安得轉亂爲治三復雄議爲之憮然

富貴

四九

房景伯告諭山賊

魏東清河郡山賊羣起、詔以房景伯爲太守、郡民劉簡虎嘗無禮於景伯、舉家亡去、景伯擒之署其子爲掾令諭山賊賊以景伯不念舊惡（此賊非庸流）相率出降景伯母（賢母）崔氏通經有明識貝丘（南宋之縣名爲東清河郡治所本朝屬濟南府）婦人列其子不孝景伯白其母母曰民未知禮義何足深責乃召其母與之對榻共食使其子侍立堂下觀景伯供食未旬日悔過求還崔氏曰此雖面慙其心未也且置之凡二十餘日其子叩頭流血母涕泣乞還

然後聽之。卒以孝聞。

芑山氏曰。景伯署簡虎子爲掾。令諭山賊。賊皆出降。此非大守所難。獨其母崔氏一婦人耳。旬月之間。變頑爲孝。誘民以禮。感人以誠。雖儒者有不逮。後世守令歸咎百姓。專任刑罰。何哉。

卓菴氏曰。存此以見無不可化之民。若過不孝之子。必待對楊供食而後喻。不惟郡守日不暇給。且安得人人崔母哉。善治民者。師其意可也。

楊侃議取蒲坂

蕭寶寅舉兵叛魏、圍馮翊、魏長孫稚討寶寅、軍至恒農、左丞楊侃謂稚曰。潼關險要。守禦已固。不如北取蒲坂。渡河而西。入其腹心。置兵死地。則華川之圍。不戰自解。潼關之守。必內顧而走。支節既解。長安可坐取也。稚曰子之計則善矣、然今薛修議圍河東、薛鳳賢據安邑、（二薛亦聚衆河東據鹽池圍蒲坂西東連結以應寶寅）都督宗正（複姓）珍孫守虞阪、不得進、如何可往、侃曰珍孫行陳一夫。可爲人使。安能使人。河東治蒲坂西逼河。封疆多在

郡東修義驅民西圍郡城其家皆留舊村一旦聞官軍至皆有內顧之心必望風自潰矣稚乃使其子彥與侃帥兵北渡據石錐壁命送降名者各還村候臺軍舉三烽當亦舉烽相應無應烽者乃賊黨也當進擊屠之以所獲賞軍於是村民轉相告語雖實未降（即借賊虛聲以寒賊膽奇甚）者亦許舉烽一宿之間火光遍數百里賊圍城者不測各散歸修義鳳賢俱請降稚遂克潼關會有詔廢鹽池稅（池在平陽府解州產鹽又安邑縣亦有池生乳鹽唐大曆中賜名寶應慶靈池）稚上表曰臣前違嚴旨徑解河東非緩長安而急蒲坂誠

以一失鹽池則三軍乏食也略論鹽稅一年準絹三
十萬匹昔高祖昇平之年猶創鹽官加典護非與物
競利恐由利亂俗也況今國用不足徵六年之粟折
備
來歲之資此皆奪人私財事不獲已豈若寶天產之
貨而均贍以理乎臣已輒符所部依常收稅蕭寶夤
將侯終德因其敗襲寶夤寶夤奔万俟醜奴（万俟音木其）
卓菴氏曰長孫稚規略有餘聞侃言益決借民散
賊可謂事半功倍

宇文泰略定汾絳

魏大丞相宇文泰伐東魏。秦州降。遂略定汾絳。魏遣行臺王季海與獨孤信趣洛陽。李顯趣三荊。賀拔勝李弼圍蒲坂。高歡（東魏大丞相）之西伐也。蒲坂民敬珍謂其從祖兄祥曰。高歡迫逐乘輿。天下忠義之士皆欲傳刃於其腹。（傳與剸同東方人以物插地曰傳史陳餘傳慈父孝子莫敢傳刃公之腹中者）畏秦法耳。今又稱兵西上。吾欲與兄起兵斷其歸路。此千載一時也。祥從之。糾合鄉里。有衆萬餘。會歡自沙苑敗歸。祥珍帥衆邀之。斬獲甚衆。賀拔勝李弼至河東。

一布衣能爲天下舉義

祥珍帥六縣十餘萬戶歸之宇文泰以珍爲平陽太（當日○人○心○慕○義○尚○易○糾○合○今則不能）守祥爲行臺郎中東魏秦州刺史薛崇禮守蒲坂、共族弟善爲別駕言於崇禮曰高歡有逐君之罪善與（善亦能辨別○邪正）兄忝衣冠緒餘世荷國恩今大軍已臨而猶爲歡守一旦城陷送首長安署爲逆賊死有餘愧及今歸款猶爲愈也崇猶豫不決、（庸人）善與族人斬關納魏師宇文泰進軍蒲坂、略定汾絳、二州（名）凡薛氏預開城之謀者皆賜五等爵善曰背逆歸順臣子常節豈容闔門俱（○與○律○合）叨封邑與其弟愼固辭不受

艺山氏曰。敬珍帥衆起兵。薛善開城辭爵。皆見義有爲。後世秉鉞無功。與倖功占賞者。敬珍薛善之罪人也。

卓菴氏曰。薛善斬關特迫于不獲已耳。非眞有見于義而爲之者。但其辭邑不受。庶幾補過。不然。與棄君自售者。何以異哉。

甘山氏曰敏珍師象延乎薦善開拔鑑薦皆見義有爲後世聚斂無功與倖功自賞者於詩書之罪人也

卓犖氏曰薦善薦賢特近于不獲已耳非眞有見于義而爲之者但其辭曰不受庶幾補過不然與竊君自售者何以異哉

賀琛上書論事

梁散騎常侍賀琛會稽山陰人循之玄孫啓陳四事一曰今北邊稽服正是生聚教訓之時而天下戶口減落關外彌甚郡不堪州之控總縣不堪郡之裒削民不堪命各務流移此豈非牧守之過歟東境戶口空虛皆由使命繁數駑困拱守聽其漁獵黠吏因之重爲貪殘雖年降復業之詔屢下蠲賦之恩而民不得反其居也二曰今守宰所以貪殘良由風俗侈靡使之然也今之燕喜相競誇豪積果成丘列肴如綺而賓主之

間裁取滿腹又畜妓之夫無有等穢涯侈成俗日見滋甚欲使人守廉白安可得邪誠宜嚴爲禁制道以節儉糾奏浮華變其耳目三曰陛下憂念四海不憚勤勞至於百司莫不奏事但斗筲之人詭競求進不論國之大體惟務吹毛求疵近日毫省通病以深刻爲能以繩逐爲務迹雖似於奉公事更成其威福誠願責其公平之效黜其讒慝之心則下安上謐無徼倖之患矣四曰今天下無事而猶日不暇給宜省事息費養民聚財應內省職掌各簡所部有宜除除之有宜減減之與

造有非急者。徵求有可緩者。皆宜停省。以息費休民

夫畜其財者。將以大用之也。養其民者。將以大役之

也。若言小事不足害財。則終年不息矣。以小役不足

勞民。則終年不止矣。如此則難以語富疆而圖遠大

矣。啓奏。梁主大怒。召主書於前。口授敕書曰。朕有天

肅主敕書不足存

明主宜因以爲戒

下四十餘年。公車讜言。日關聽覽。鄉不宜自同闒茸。

止取名字。宣之行路。言我能上事。恨朝廷之不用。何

不分別顯言某刺史橫暴。某太守貪殘。某使者漁獵

邪。我非公宴。不食國家之食。凡所營造。皆以雇借成

事雕飾之物不入於宮不飲酒不好音朝中曲宴未嘗奏樂三更治事日常一食爲誰爲之救物故也卿又欲禁百司奏事詭競求進偏聽生奸獨任成亂二世之委趙高元后之付王莽呼鹿爲馬又可法歟琛但謝過而已不敢復言

不務任人責成徒自節損何補于治本朝陳仁錫云亦是主德非也

畏禍

或曰琛侃侃論列頗切時艱惜其一逢主怒不敢直言詩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予于琛亦云

令狐整擊張保呉興

魏涼瓜州亂、討平之、魏以史寧爲凉州刺史、前刺史宇文仲和據州不受代、瓜州民張保殺刺史、晉昌民呉興殺太守以應之、宇文泰遣獨孤信怡峰（本姓墨台氏後因避難改姓怡氏）與史寧討之、寧曉諭吏民、率皆歸附、獨宇文仲和據城不下、至是獨孤信襲擒之、初張保欲殺州主簿令狐整、以其人望、恐失衆心、雖外相敬、內忌之、整陽爲親附（機）、因使人說保曰（陰離其黨）、今東軍逼凉州、彼勢孤危亡急分精銳以救之令狐延保兼資文武使將

兵以往蔑不濟矣（在整術中）保從之整行及玉門關名召豪傑述保罪狀馳還襲之先克晉昌斬吳興進擊瓜州州人素信服整皆棄保來降保奔吐谷渾衆議推整爲刺史整曰吾屬以張保逆亂恐闔州之人俱陷不義相（與偕合）與討誅之今復見推是效尤也乃推魏使者張道義行州事具以狀聞而帥宗族鄉里三千餘人入朝累遷侍中

屺山氏曰陽與陰圖弭姦之術也宋安丙制吳曦與整同

韋孝寬堅守玉壁

東魏大丞相高歡悉山東之衆伐魏至玉壁圍而攻之晝夜不息魏韋孝寬隨機拒之城中無水汲於汾歡使移汾一夕而畢又於城南起土山欲乘之以入孝寬縛木接樓以禦之歡鑿地爲十道孝寬掘長塹邀之每穿至塹輒擒殺之塞柴投火以皮排吹之（排本作韛音步拜反）在地道內者亦皆焦爛歡以攻車撞城孝寬縫布爲幔隨其所向懸空張之車不能壞歡又縛松麻於竿灌油加火以燒布焚樓孝寬作長鉤逢割之

此非豫備不可

歡又於城四面穿地中施梁柱縱火燒之柱折城崩孝寬隨處豎木柵以扞之敵不得入城外盡攻擊之術而城中守禦有餘又奪據其土山歡無如之何乃使祖珽說之使降孝寬曰攻者自勞守者常逸孝寬關西男子必不爲降將軍也與伸合珽乃射募格召募敵斬孝寬者之格例於城中云能斬孝寬者拜大尉封郡公孝寬題書背返射城外云能斬高歡者准此東魏苦攻五十日士卒死者七萬人共爲一冢歡智力皆困因而發疾安然非孝寬密令軍中訛言使歡奪氣乃解圍去軍中訛言孝寬以定功弩射殺丞相歡聞

之勉坐見諸貴使斛律金作敕勒高車部號歌自和之哀感流涕

或曰盡瘁死守歡苦攻不克未幾歡卒皆孝寬之功也

卓菴氏曰古今善守者不數人漢則臧洪唐則張巡與孝寬而三後世敵未至而先遁而曰城不可守者賊而已矣

羊侃督軍禦侯景

梁臨賀王蕭正德叛、（正德叛父）引侯景（侯景叛君）兵渡江、梁主命宣城王大器、將軍羊侃、督軍禦之、侯景聞臺軍討巳、問策于王偉、偉曰、邵陵若至、必爲所困、不如決志東向、直掩建康、臨賀反其內、大王攻其外、天下不足定也、兵貴神速、今宜卽進、景乃詐稱出獵、襲譙州、執刺史蕭泰、攻歷陽、太守莊鐵（黨賊）以城降、因說景曰、國家承平歲久、人不習戰、聞大王舉兵、內外震駭、宜速趨建康、可兵不血刃而成大功、若使朝廷徐得爲備、遣

羸兵千人、直據采石、雖有精甲百萬、不得濟矣、景以鐵爲導、引兵臨江、梁主問策於尚書羊侃、侃請以二千人急據采石、令邵陵王襲取壽陽、使景進不得前、退失巢穴、烏合之衆、自然瓦解、朱异曰、景必無渡江之志、遂寢其議、侃曰、今茲敗矣、梁主以正德督諸軍屯丹陽、正德遣大船數十艘、詐稱載荻、密以濟景、時梁主遣將軍王質將兵三千巡江、臨川大守陳昕啓以采石急須重鎮、而質軍輕弱、恐不能濟、梁主召質還、而以昕代之、質去而昕未至、景聞之喜曰、吾事辦

矣乃濟江有馬數百匹兵八千人是夕梁朝始命威嚴南津校尉江子一帥舟師欲邀景其徒皆潰子一亦還景至慈湖建康大駭梁王悉以內外軍付太子以宣城王大器都督城內諸軍事羊侃爲軍師將軍副之遣舍人賀季勞景於板橋季曰此舉何名景曰何勞之有欲爲帝耳百姓聞景至競入城公私溷亂羊侃區分防擬皆以宗室間之軍人爭入武庫侃命斬數人方止是時梁興四十七年境內無事賊至猝迫軍旅指撝一決於侃侃膽力俱壯太子深仗之

或曰。急攄采石。最勝之策也。而沮于朱异之一言。可嘆。

羊侃等守臺城

侯景至朱雀桁、音衡屋横木南、太子猶未知正德之情、使守宣陽門、庾信守朱雀門、欲開大桁以挫賊鋒、正德止之、俄而景至、信乃帥衆開桁、見景軍皆著鐵面、遂棄軍走、正德之黨、復閉桁度景、正德帥衆迎之、景軍乘勝至闕下、城中恟懼、羊侃詐稱得射書云邵陵王名綸西昌侯援兵已至近路、衆乃少安、石頭降景、景遣于子悅守之、列兵繞臺城、射啓於城中曰、陛下若誅异等、臣則斂轡北歸、梁主將誅之、太子曰、賊以异等

爲名耳殺之無救於急適足貽笑將來侯賊平誅之
未晩梁主乃止景繞城旣匝百道俱攻喧聲震地作
木驢數百攻城城上投石碎之景更爲尖頂石不能
破侃使作雉尾炬灌以膏蠟叢擲焚之攻旣不克士
卒死傷多乃築長圍以絶內外朱异張綰議出兵擊
之羊侃曰出人若少不足破賊徒挫銳氣若多則一
旦失利門隘橋小必大致失亡异等不從使千餘人

朱异始終誤國

出戰鋒未及交退走爭橋赴水死者大半侃子鷟爲
景所獲執以示侃侃曰我傾宗報主猶恨不足豈計

一子幸卒殺之數日復持來侃引弓射之景叫其惡
賊亦重忠義　亂臣賊子
義亦不之殺十一月朔正德即帝位以景為丞相景
攻東府三日克之聲言梁主已殂雖城中亦以為然
太子請梁主巡城衆心粗安江子一之敗還也梁主
責之子一拜謝曰臣以身許國常恐不得其死今所
部皆棄臣去臣以一夫安能擊賊若賊遂能至此臣
誓當碎身以贖前罪至是與弟左丞子四東宮主帥
子五帥所領百餘人開門出戰子一直抵賊營徑前
刺賊從者不繼賊解其肩而死子四子五相謂曰與

兄俱出何面獨旋皆免冑赴賊死景初至建康、謂朝
與律合
夕可拔、號令嚴整、士卒不敢侵暴、及屢攻不克、人心
離沮、景恐援兵四集、一旦潰去、又軍中乏食、乃縱士
卒掠奪民米、及金帛子女、是後米一升直七八萬錢、
人相食、餓死者什五六、景驅士民於城東西起土山、
有疲羸者、殺以塡山、號哭動地、城中亦築土山以應
之、太子宣城王以下皆親負土畚鍤畚音本蒲器也鍤鍫也於
山上起樓四丈募敢死士二千人分配二山晝夜交
戰會大雨城內山崩賊乘之垂入羊侃令多擲火為
火城奇

城以斷其路徐於內築城賊不能進景募人奴降者悉免爲良於是羣奴出就景者以千數景厚撫之人人爲之致死景土山稍逼城樓將軍柳津命作地道以取其土山崩壓賊且盡又於城內作飛橋懸罩二土山上景衆皆走又擲炬焚其東山樓柵蕩盡賊死甚衆賊復引玄武湖水以灌臺城闕前皆爲洪流陳昕爲景所擒欲用之昕不可景使其黨范桃棒囚之昕因說桃棒使殺王偉宋子仙而降桃棒從之潛遣昕夜縋入城梁主大喜鐫銀券賜桃棒許以封王即

有景衆太子恐其詐召公卿會議朱异傳岐曰桃棒

陳昕謀密惜太子以疑僨事

降必非謬桃棒既降賊景必驚乘此擊之可大破也

异此策可用

太子曰吾守堅城以俟外援萬全策也今開門納桃棒萬一爲變悔無所及朱异拊膺曰失此社稷事去矣俄而桃棒事泄景拉殺之陳昕不知如期而出景遣使射書城中言桃棒令入因裹甲隨之昕不肯期

律

以必死景乃殺之

芭山氏曰桃棒降則景之黨互疑而景事敗矣太子過慮其詐不納桃棒徒自速其亡耳可勝痛哉

韋粲等入援

梁散騎常侍韋粲、及東西道都督裴之高、栁仲禮等、各以兵入援。推仲禮爲大都督、梁主徵衡州刺史韋粲爲散騎常侍、以歐陽頠監州事、粲至廬陵聞亂、簡閱部下得精兵五千、倍道赴援、至豫章聞景已渡江、以問內史劉孝儀、孝儀曰、必如此當有敕、或恐不然、孝儀置酒粲怒以杯抵地曰賊已渡江便逼宮闕水陸俱斷何暇有報假令無敕豈得自安韋粲今日何情飲酒卽馳馬出部分將發會江州刺史當陽公大

以國難爲急旦夕不敢卽安粲可謂賢矣後世勤王者不然

心遣使邀粲。粲乃馳往見大心。曰。江州去京最近。殿下情計。誠宜在前。但中流任重。當須應接。今宜移鎮湓城。遣偏將見隨足矣。大心然之。遣中兵柳昕帥兵隨粲。粲至南洲。外弟司州刺史柳仲禮亦帥步騎至橫江。粲即送糧仗。併散私財以賞其戰士。裴之高自張公洲遣船渡江。粲仲禮遂與李孝欽羊鴉仁陳文徹合軍屯新林。粲議推仲禮為大都督。裴之高自以年（以私賚公、）位恥居其下。粲抗言於衆曰。今者同赴國難。義在除賊。所以推柳司州者。正以久捍邊疆。先為侯景所憚

且士馬精鋭。無出其前。若論年位。皆在粲下。直以社稷之計不得復論今日形勢貴在將和若人心不同。爲將○者盡以粲○言爲然何○至猜嫌敗○事大事去矣。粲請爲諸軍解之。乃單舸至之高營。切讓之曰。今二宮危逼。猾冦滔天。臣子當戮力同心。豈可自相矛盾。豫州必欲立異。鋒鏑便有所歸。之高垂泣致謝。遂推仲禮爲大都督。宣城内使楊白華遣其子將兵繼至、援軍大集、衆十餘萬、景囚之高弟姪子孫、列于陳前、以鈇鑊刀鋸隨其後、謂曰、裴公不降、今即○與○羊○侃○同○○○烹之、之高召善射者使射其子不中、柳仲禮以晦夜

入韋粲營部分衆軍。旦日會戰。諸將各有據守。令粲頓青塘。粲以青塘當石頭中路、賊必爭頗憚之。仲禮

景襲梁、韋粲

此後仲禮與王僧辯並降賊、京邑遂陷

曰青塘要地非兄不可若疑兵少當更遣軍相助、乃使直閣將軍劉叔胤助之、

或曰。粲僇力王室。奮不顧身。自粲而外。能死節者。張嵊沈浚而已。

魏作府兵

初魏敬宗以爾朱榮爲柱國大將軍位在丞相上榮敗官廢大統以來安定公宇文泰廣陵王欣趙郡公李弼隴西公李虎河內公獨孤信南陽公趙貴常山公于謹彭城公侯莫陳（虜三字姓）崇八人爲之謂八柱國泰始籍民之才力者爲府兵身租調庸（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一切蠲之以農隙講閱戰陳馬畜糧備六家供之合爲百府每府一郎將主之分屬二十四軍泰任總百揆督中外諸軍欣以宗室宿望從容禁闥而

已。餘六人各督二大將軍。凡十二大將軍。每大將軍各統開府二人。開府各領一軍。是後功臣位至柱國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者甚衆、率爲散官、無所統御。雖有繼掌其事者、聞望皆出諸公下云、

芑山氏曰。三代而下。寓兵于農。庶幾古制者。府兵而已。然今之言府兵者。皆以爲李唐之制。而不知其始于宇文也。農隙講閱。後世皆可行。

周伊婁謙如齊

北齊王高緯武成帝湛之太子承世祖奢泰之餘。寵任羣小。官由財進。周武帝名邕孝閔帝宇文覺之異母弟覺宇文泰之子謀伐之。命邊鎮益儲偫。加戍卒。齊人聞之。亦增守禦。周柱國于翼代人謹之次子諫曰。疆埸相侵。互有勝負。徒損兵儲。無益大計。不如解嚴繼好。使彼懈而無備。然後乘間出其不意。一舉可取也。周主從之。韋孝寬上疏陳三策。其一曰。齊自長淮之南。悉爲陳氏所取。內離外叛。計盡力窮。大軍若出軹關。方軌而進。兼與陳氏共爲犄角。并

令廣州義旅。出自三鴉。路名在南陽府城北七十里分二路東北帶西而行者謂之三鴉之路又募山南驍銳。沿河而下。復遣北山稽胡。絕并晋二州名之路。百道俱進。並趨虜庭。必當望旗奔潰。所向摧殄。其二曰若國家更爲後圖。未即大舉。宜與陳人分其兵勢。三鴉以北。萬春以南。廣事屯田。預爲貯積。募其驍悍。立爲部伍。彼既東南有敵。戎馬相持。我出奇兵。破其疆埸。彼若興師赴援。我則堅壁淸野。待其去遠。還復出師。常以邊外之軍。引其腹心之衆。我無宿舂之費。彼有奔命之勞。一二年中。必自離叛。且

齊氏淫暴。政出多門。鬻獄賣官。忌害忠直。闔境嗷然。覆亡可待。乘間電掃。事等摧枯。其三曰。若欲更存遵養。且復相待。則宜還崇鄰好。申其盟約。安民和衆。通商惠工。蓄銳養威。觀釁而動。斯乃長策遠馭。坐自兼并也。書奏。周主引開府儀同三司伊婁謙入內殿。從容謂曰。朕欲用兵。何者爲先。對曰。齊氏沈溺倡優。耽昏麴糵。其折衝之將。斛律明月。已斃於讒口。上下離心。道路以目。此易取也。乃使謙聘於齊。以觀釁。其參軍高遵以情告齊人。齊人留謙等不遣。

或曰婁謙如齊其徒高遵泄露情實齊卒不悟不思所以防之緯自取滅亡耳留謙等何益

隋罷郡爲州

隋兵部尚書楊尚希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縣並置。或戶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僚衆費多。租調歲減。宜存要去閑併小爲大則國家不虧粟帛選舉易得賢良矣。蘇威亦以爲請。隋主（文帝楊堅爲子廣所弑）從之。罷郡爲州。

惟適氏曰。此任人求治之道。尚希稍識治體。及尚希爲禮部尚書。見隋主每旦臨朝。日昃不倦。諫隋主曰。周文王以憂勤損壽。武王以安樂延年。願陛下舉大綱。責成宰輔。繁碎之務。非人主所宜親也。

按尚希謂人主不親繁碎。其言未爲非。至妄謂憂
勤損壽。安樂延年。誣文武實甚。此則邪說之不可
訓者耳。

矣。燕賊亦以爲言。
要去閒併小爲大則國家不費矣
政可不滿千。而二郡分領。徒衆費多祖也
隋兵部尚書楊尚希曰。今或地無百里。而數
隋罷郡爲州

婁子幹伐吐谷渾

隋文帝開皇四年、將軍賀婁子幹發五州兵擊吐谷渾、西域國名克之、隋主以隴西頻被寇掠。而俗不設村塢。命子幹勒民爲堡。仍管田積穀。子幹上書曰。隴西河右土曠民稀。邊境未寧。不可廣佃。比見屯田之所獲少費多虛。役人功。卒逢殘暴。且隴右之民。以畜牧爲事。若更屯聚。彌不自安。但使鎮戍連接。烽堠相望。民雖散居必謂無慮。隋主從之。

屯田之舉必相度土宜隋主說似是而非

芑山氏曰。此亦因俗爲治之一法。非必廣事屯田。

卓菴氏曰。營田積穀。畢竟長利。隴西雖久困不可驟復。亦當徐爲之圖。子幹謂鎭戍相望。便可無虞。終是避難趨易。非確論也。

高熲議伐陳

初隋主與陳（陳王名叔寶宣帝頊太子）鄰好甚篤每衣馬禮遣之而陳侵掠如故故隋伐之問於高熲對曰江北田收差晚江南水田早熟量彼收穫之際微徵士馬聲言掩襲彼必屯兵守禦廢其農時彼既聚兵我便解甲再三如此彼以爲常後便集兵彼必不信猶豫之頃我乃濟師登陸而戰兵氣益倍江南土薄舍多茅竹儲積皆非地窖當密遣人因風縱火待彼修立復更燒之不出數年財力俱盡矣

隋主用其策。陳人始困。於是信州總管楊素、吳州總管賀若弼、及光州刺史高勱等、爭獻平江南之策、虢州刺史崔仲方上書曰。今惟須武昌以下。更帖精兵。密營度計。益信襄荊基郢等州。速造舟楫。多張形勢。若賊以精兵赴援上流。則下流諸將。即可擇便橫度。如其擁衆自衞。則上江水軍。鼓行以前。彼雖恃九江五湖之險。非德無以爲固。徒有三吳百越之兵。無恩不能自立矣。隋主以仲方爲基州刺史。及陳受蕭巖等降、隋主益忿、謂高熲曰、我爲民父母、豈可限一衣

帶水不拯之乎。命大作戰船。人請密之。隋主曰。吾將顯行天誅。何密之有。使投其柹於江。曰柹俗柹字芳吠切削木片也若彼懼而能改。吾復何求。

惟適氏曰。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敵未有不敝者。況叔寶淫暴無度。尤自速其亡哉。時江南妖異迭見。不務修省。徒自賣佛寺爲奴。隋不滅陳。陳當自滅耳。

非水不極之乎命大作祇稱入請齊之情主曰吾

類行天禍。何將之有。使投其柿於江。曰

也。若使體而能改。吾復何求。

性適足。曰亟肆以罷之。多方以誤之。宜其行不戢

者。況實逞暴無度。尤自速其亡

謹見。不務修省。徒自責備。徒奇窮效。陷不測

自滅耳。

劉炫論政獘

隋大業三年、煬帝以高祖末年法令峻刻、詔牛弘等造大業律十八篇、頒行之、民久厭嚴刻、喜於寛政、其後征役繁興、民不堪命、有司臨時迫脅、以求濟事、不復用律令矣、旅騎尉劉炫預修律令、弘嘗從容問炫曰、周禮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於前、減則不濟、其故何也、炫曰。古人委任責成。歲終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今之文簿。恒慮覆治。若鍛鍊不密。則萬里追證百年舊案。故諺云

老吏抱案死。事繁政弊。職此之由。弘曰、魏齊之時、令史從容而已、今則不遑寧處、何也、炫曰。往者州惟置綱紀。郡置守丞。縣置令而已。其餘具僚。則長官自辟。今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纖介之迹。皆屬考功。省官不如省事。官事不省而望從容其可得乎弘善其言而不能用。

芑山氏曰。省官省事。足以致治。文簿日益煩。功實日益隳。又況仕徑冗雜。奸利滋蔓。亂是用長。甚非國家之福。

周本敗危全諷

梁太祖開平三年、淮南（軍名）盡取江西地、撫州刺史危全諷（南城人）帥撫信袁吉之兵、攻洪州、淮南守兵纔千人節度使劉威密遣使告急於廣陵、日召僚佐宴飲、全諷聞之、屯象牙潭、不敢進、楚王殷（梁以馬殷爲楚王）遣指揮使苑玫圍高安、以助全諷、徐溫（溫淮南楊渥牙將渥行密之子廬州人渥爲溫所殺）問將於嚴可求、可求○薦周本○（宿松人瑜之後）乃以本將兵七千救高安。本以前攻蘇州無功、（先是淮南兵圍蘇州吳越兵內外合擊淮南兵大破之周本夜遁）稱疾不出、可求即其卧內彊起

之本曰蘇州之役敵不能勝我但主將權輕爾今必
卽此是方略
見用頵無罝副貳乃可可求許之本曰楚人爲全諷
聲援耳非欲取高安也吾敗全諷援兵必還乃疾趨
象牙潭或曰全諷兵彊君宜觀形勢本曰賊衆十倍
於我我軍聞之必懼不若乘其銳而用之全諷營柵
臨溪亘數十里本隔溪布陣先使羸兵嘗敵全諷兵
涉溪追之本乘其半濟縱兵擊之全諷兵大潰本分
兵斷其歸路擒全諷乘勝克袁州歙州刺史陶雅襲
饒信饒州刺史唐寶棄城走來志誠敗苑玫於上高

吉州刺史彭玕帥衆奔楚、信州刺史危仔倡（全諷之弟）奔吳越、（梁以錢鏐為吳越王）吳越以為淮南節度副使、更其姓曰元氏、處州刺史盧光稠（上猶人）以州附于淮南、於是江西之地、盡入於楊氏、

或曰。本雖饒智略。然非不置副貳。恐不能無掣制。嚴可求亦可謂知人善任。

周德威擊敗梁兵

梁太祖乾化元年。晉王（李克用之子名存勗）伐梁、軍于柏鄉、大破之、柏鄉比不備芻、梁兵刈芻自給、晉人抄之、梁兵不敢出、剉屋茅坐席以飼馬、馬多死、周德威與別將史建瑭、李嗣源、將精騎三千、壓梁壘門而詬之、王景仁韓勍怒、悉衆而出、德威等轉戰而北、至高邑南、李存璋以步兵陳於野河之上、梁兵橫亘數里、競前奪橋、鎮定（二州名）步兵禦之、勢不能支、晉王謂指揮使李建及曰、賊過橋則不可復制矣、建及力戰卻之、王登

高丘以望曰梁兵爭進而囂我兵整而靜我必勝戰
自巳至午勝負未決王謂德威曰兩軍已合勢不可
離我之興亡在此一舉我爲公先登公可繼之德威
叩馬諫曰觀梁兵之勢可以勞逸制之未易以力勝
也彼去營三十餘里雖挾糗糧亦不暇食日昳之後
饑渴內迫矢刃外交士卒勞倦必有退志當是時我
以精騎乘之必大捷今未可也王乃止至晡梁軍未
此術屢勝
食果引卻德威疾呼曰梁兵走矣晉兵大譟爭進梁
兵驚怖大潰李存璋引步兵乘之呼曰梁人亦吾人

也。父兄子弟餉軍者勿殺。於是戰士悉解甲投兵而棄之。囂聲動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憾（先是梁主疑趙王鎔貳于晉取深冀趙國名鎔成德節使王景崇之任梁初封爲趙王）不顧剽掠。但奮白刃追之。梁之精兵殆盡。棄糧食資械不可勝計。河朔大震。晉王收兵屯趙州。杜延隱等棄深冀而去。

或曰。德威能料敵制勝。後唐繼梁之勢成矣。

或曰。德威能料敵制勝。彼亦纔禁之游戍矣。

晉王求兵屯趙州。杜廷隱等棄深冀而去。之梁之精兵殆盡。棄糧食資械不可勝計。河朔大震。

景宗之侄梁初封高越王　深冀趙國各發成德節使王　王

不顧開拓。但令白刃進。

冀之人盡驅而天地。趙人以深冀之故。王鎔乞救于晉取趙　先是梁王忌趙

也。汝兄子弟僞軍青勿殺。於是賊士悉解甲投兵而

劉鄩襲晉陽

梁王貞明元年、劉鄩引兵襲晉陽、不至、還守莘城、鄩以晉兵盡在魏州、晉陽必虛、欲襲取之、乃潛引兵自黃澤西去、晉人怪鄩軍數日不出、遣騎覘之、時見旗幟循堞往來、（循環繞也　堞城上女牆）晉王曰、吾聞劉鄩用兵一步百計、此必詐也、更使覘之、乃縛芻為人、執旗乘驢在城上爾、晉王曰、鄩長于襲人、短于決戰、計彼行纔及山下、亟發騎兵追之、會陰雨積旬、道險泥深、士卒腹疾足腫、墜崖谷死者什二三、晉將李嗣恩倍道先

入晉陽城中。知之。勒兵爲備。鄩糧盡。又聞晉有備。追兵在後。衆懼將潰。鄩諭之曰。今深入敵境。腹背有兵。山谷高深。去將何之。惟力戰。庶幾可免。不則以死報君親爾。周德威聞鄩西上。自幽州引千騎救晉陽。至土門。關名鄩已整衆下山。屯於宗城。馬死殆半。知臨清有蓄積。欲據之以絕晉糧道。德威急追至南宮。擒其斥候者。斷腕而縱之。使言曰。周侍中已據臨清矣。詰朝畧鄩營而過。入臨清。鄩引軍趨貝州。軍堂邑。德威攻之不克。翌日。軍于莘縣。壘而守之。晉王營莘西三

十里一日數戰。晉王愛元行欽驍健，從李嗣源求之，
賜姓名曰李紹榮。王復欲求高行周，重于發言，密使
人以官祿啗之。行周辭（與律令）曰：代州（謂高行珪）養壯士，亦爲大
王爾。行周事代州，亦猶事大王也。代州脫行周兄弟
于死，行周不忍負之，乃止。鄩復攻鎮定營，晉擊敗之。

或曰：鄩嘗溪入，已有敗道，不獨梁主闇謀。

古方略

續編卷之六

王彥章進攻楊劉

梁龍德三年五月。遣招討使王彥章攻唐德勝南城。拔之。進攻楊劉。城名六月唐主晉王李存勗梁龍德三年稱皇帝于魏州國號唐救之。梁兵退。敬翔梁帷幄舊臣知梁室已危。以繩內靴中。入見梁主友貞太祖朱溫第三子李存勗兵入大梁遂自殺曰。先帝取天下。不以臣爲不肖。所謀無不用。今敵勢益強。而陛下棄忽臣言。臣身無用。不如死。引繩將自縊。梁主止之。問所欲言。翔曰事急矣。非用王彥章爲大將不可救也。梁主從之。以彥章爲招討使。仍以段凝爲副。唐主

聞之、自將親軍屯澶州、命朱守殷守德勝、戒之曰、王鐵槍勇決、宜謹備之、五月遣使徵兵於吳（吳國吳僞徐溫）欲持兩端、遣兵循海、助其勝者、嚴可求不可、乃止、梁王召王彥章、問以破敵之期、彥章對曰三日、左右皆（奇）失笑、彥章出、兩日馳至滑州、置酒大會、陰遣人具舟（非夜不可）於楊村、夜命甲士六百皆持巨斧載冶者具鞴炭（鞴與排通音步拜反即今皮排所以吹扇火者）乘流而下、會飲尚未散、彥章陽起更衣、引精兵數千、循河南岸趨德勝、天微雨、朱守（攻無備出不意故勝）殷不爲備、舟中兵舉鏁燒斷之、因以巨斧斬浮橋、而

少緩則無濟

彥章引兵急擊南城破之適三日矣守殷救之不及彥章進攻諸寨皆拔之聲勢大振唐主遣宦者焦彥賓急趨楊劉與鎮使李周固守命守殷棄北城撤屋爲栰（筏同）載兵械浮河東下助楊劉守備王彥章亦撤南城屋材浮河而下每遇灣曲輒於中流交鬭一日百戰互有勝負比及楊劉殆亡士卒之半彥章以十萬衆攻楊劉城壍陷者數四李周悉力拒之與士卒同甘苦彥章不能克退屯城南唐主引兵救之曰李周在內何憂日行六十里不廢畋獵六月至楊劉梁

兵塹壘不可入。唐主問計於郭崇韜。對曰。請築壘於慱州東岸。以固河津。既得以應接東平。又可以分賊兵勢。但慮彥章薄我。城不能就。願募死士日挑戰以綴之。旬日不東。則城成矣。時李嗣源守鄆州。河北聲問不通。人心漸離。不保朝夕。會梁將康延孝（太原胡人有罪奔梁）密請降于嗣源。嗣源遣押牙范延光送延孝蠟書。延光因言於唐主。請築壘馬家口以通鄆州之路。唐主遣崇韜將萬人夜發。渡河築之。晝夜不息。自與梁人晝夜苦戰。崇韜築城六日。彥章聞之。將兵數萬馳

至急攻時版築僅畢未有守備崇韜慰諭士卒以身
先之四面拒戰唐主引大軍救之彥章退保鄒家口
鄆州奏報始通李嗣源請正朱守殷覆軍之罪不從
七月唐主引兵南彥章等復趣楊劉李紹榮直抵梁
營擒其斥候又以火栰焚其連艦彥章等走保楊村
唐兵追擊之梁兵前後死者萬人楊劉圍解城中無
食已三日矣

本朝于慎行曰梁晉夾河之戰兵老力單勢將兩
敗而晉卒勝梁者其機在用李嗣源之策渡河而

取鄆又用郭崇韜之策由鄆而趣梁也其時趙張擅權敬翔擯棄叚凝以賂得帥掃境出師頓之河上故以一旅之師乘虛深入汴城之守既已無兵叚凝限于河北不能赴救故鄆州取則潰其腹心而大梁之勢已孤大梁取則據其根本而河上之師自退是以數千之騎爲百萬之師也葢雖友貞闇弱自底滅亡闘雞小兒雄才大略亦可謂高出世主者矣

郭威圍李守貞

漢隱帝乾祐元年隱帝名承祐高祖劉暠第三子郭威受顧命立之帝欲殺威威舉兵反郭威督諸將圍李守貞漢護國節度使自稱秦王於河中威與諸將議攻討諸將欲先取長安鳳翔鎮國節度使扈彥珂曰今三叛連衡推守貞爲主守貞亡則兩鎮自破矣若捨近而攻遠萬一王趙王景崇叛亦受守貞官爵趙思綰據長安奉表獻御衣于守貞拒吾前守貞掎吾後此危道也威善之於是威自陝州白文珂劉詞自同州常思自潼關三道攻河中威撫養士卒與同苦樂小有功輒厚賞之微

有傷常親視之士無賢不肖有所陳啓皆溫辭色而愛之。違忤不怒。小過不責。由是士卒咸歸心焉。始李守貞以禁軍皆嘗受其恩施。謂其至則叩城奉迎。既而士卒新受賜於郭威。皆忘守貞舊恩。至城下揚旗伐鼓。踊躍詬譟。守貞視之失色。諸將欲急攻城。威曰。守貞前朝宿將。健鬭好施。屢立戰功。況城臨大河。樓堞完固。未易輕也。且彼馮城（馮讀曰憑乘也）而鬭。吾仰而攻之。何異帥士卒投湯火乎。不若且設長圍守之。吾洗兵牧馬。坐食轉輸。俟城中無食。然後進梯衝以逼之。

飛書檄以招之彼之將士脫身逃死父子且不相保
況烏合之衆乎思綰景崇但分兵以縻之不足慮也
乃發民夫二萬使白文珂帥之刳長壕築連城列隊
伍而圍之又謂諸將曰守貞有輕我心故敢反正宜
（僭揔倫言守貞必爲天子守貞遂反）
靜以制之乃偃旗仆鼓但循河設火舖連延數十里
（此法可行）
番步卒以守之（謂以步卒輪番守火舖）遣水軍艤舟於岸寇有
潛往來者無不擒之於是守貞如坐網中矣

芑山氏曰郭威既克河中守貞自殺入城獲其子
崇玉等及所署將相國師總倫等送大梁磔于市

威之功爲多。然威未幾廢帝貲爲湘陰公自立。遣兵弒之。其去守貞一間耳。五代之際。亂賊比肩立。獨郭威乎哉。後世人臣。當以郭威等爲戒。

周世宗簡閱軍士

後周顯德元年、簡閱諸軍、募壯士以補宿衛、初宿衛之士、累朝相承務爲姑息、不欲簡閱、恐傷人情、由是羸老居多、但驕蹇不用命、實不可用、每遇大敵、不走卽降、其所以失國、多由此、世宗（名榮本姓柴太祖郭威后兄守禮之子太祖養爲嗣）因高平之戰、（世祖先是與北漢主劉崇戰于高平事見顯德元年三月）始知其弊、謂侍臣曰、凡兵務精不務多、今以農夫百未能養甲士一、柰何浚民之膏血、養此無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衆何所勸、乃命大簡諸軍。精銳者升之上軍。

今京營亦然

後世用兵反是

羸者斥去之。又以驍勇之士。多爲諸道所蓄。詔募天下壯士。咸遣詣闕。選其尤者爲殿前諸班。其騎步諸軍。各命將帥選之。由是士卒精彊。所向克捷。

胡氏曰。五代之主。多刻其民而紓于軍。世宗則嚴于軍而寬于民。既得柄制諸軍之權。且其言曰。兵務精不務多。聖人復起。不能易矣。

卓菴氏曰。推此以選士任官。黜陟明而勸懲著。庶無冗濫之弊。惜後世見不及此。

王朴獻開邊策

後周顯德二年、世宗謂宰相曰、朕每思致治之方、未得其要、寢食不忘、又吴蜀幽并、皆阻聲教、未能混一、宜命近臣著爲君難爲臣不易論、及開邊策、各一篇、朕將覽焉、比部郎中王朴獻策曰。中國之失吴蜀幽并皆由失道今必先觀所以失之之原然後知所以取之之術其始失之也。莫不以君暗臣邪。兵驕民困。姦黨內熾。武夫外横。因小致大。積微成著。今欲取之。莫若反其所爲而已進賢退不肖以收其才。恩隱誠

信以結其心。賞功罰罪以盡其力。去奢節用以豐其財。時使薄斂以阜其民。俟羣才既集。政事既治。財用既充。士民既附。然後舉而用之。功無不成矣。彼之人覘我有必取之勢。則知其情狀者。願爲間諜。知其山川者。願爲鄉導。民心既歸。天意必從矣。凡攻取之道。必先其易者。唐與吾接境幾二千里。其勢易擾也。擾之當以無備之處爲始。備東則擾西。備西則擾東。彼必奔走而救之。奔走之間。可以知其虛實彊弱。然後避實擊虛。避彊擊弱。未須大舉。且以輕兵擾之。南人

儒怯。聞小有警。必悉師以救之。師數動。則民疲而財竭。不悉師。則我可以乘虛取之。如此江北諸州。將悉爲我有。既得江北。則用彼之民。行我之法。江南亦易取也。得江南則嶺南巴蜀可傳檄而定。南方既定。則燕地必望風內附。若其不至。移兵攻之。席卷可平矣。（今剿寇者尃議撫非是）惟河東必死之寇。不可以恩信誘。必當以彊兵制之。然彼自高平之敗。（世宗與北漢主劉崇戰于高平非漢兵敗績）力竭氣沮。必未能爲邊患。宜且以爲後圖。俟天下既平。然後伺間。一舉可擒也。今士卒精練。甲兵有備。羣下畏法。諸將

效力。期年之後。可以出師。宜自夏秋。蓄積實邊矣。世宗欣然納之。時羣臣守常偷安。所對少可取者。惟朴神峻氣勁。有謀能斷。世宗以爲諫議大夫知開封事。

或曰。王朴熟于戰國兼并之術。行之可以自強。

芭山氏曰。非有創論。皆兵家已試之事。但區畫取江北江南。及定嶺南巴蜀。各有次第。稍與守常偷安異耳。

孫　余垣
　　余維樞　較正

古方略續編卷之六終